

捞尸笔记

金万藏
作品

中越边界「捞尸人」的真实打捞



金万藏
作品

捞尸笔记

中越边界「捞尸人」的真实打捞日记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捞尸笔记/金万藏著.—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46-0707-9

I. ①捞…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9825 号

捞尸笔记

出 版 人: 田 辉

著 者: 金万藏

责任编辑: 刘晓雪

助理编辑: 李 媛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 傅崇桂

开 本: 16 开 (660×960)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707-9

定 价: 28.00 元

引子	001
第一章 水鬼的三个脚印	002
第二章 断臂水神	019
第三章 粽子	038
第四章 凶铃	054
第五章 鬼指甲	067
第六章 撞邪	085
第七章 天书	097
第八章 潘多拉之盒	109
第九章 捞尸钩	127
第十章 离奇坠河的女人	137
第十一章 骨灰	149

目录 *Contents*

第十二章 鱼妖	166
第十三章 转交的遗物	183
第十四章 见鬼	199
第十五章 绿光	210
第十六章 死亡笔记	227
第十七章 千尸舞	245
第十八章 最古老的水下精灵	261
第十九章 水晶宫	273
第二十章 地狱之门	287

引子

中国有许多河流湖泊、水库鱼塘，凡是这些水泽之地，都有淹死过人的鬼谈，我的故事亦与之有关。

说起来，我大学毕业时，那年工作特别难找，国家早就不包分配了，几乎都是拼关系。我爸妈想尽法子，好不容易把我送进广西的一个渡场，说是先在基层锻炼两年，将来再想办法去海事局上班。

渡场以前是专门为军队渡江服务的，和平年代不打仗了，就变成了打捞站，大多数已经失去了军队职能。广西年年洪涝，渡场最是辛苦，抗洪救灾少不了它，打捞尸体更得让渡场的人先上，有时打捞江底的犯罪证据，也由渡场负责。我觉得渡场跟捞尸差不多，十分晦气，可没别的好去处，只能硬着头皮端起了这个饭碗。

我去报到的渡场叫彝山渡场，地处广西的彝山镇上，它与一间大专院校连接着，躲在林翠水青的河崖附近。彝山渡场的前身是一支舟桥部队，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部队的名字，可它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军队渡河全靠了它。我想着，军队遗留下来的渡场一定正气凛然，不至于被现在的捞尸闹得不安宁。半年过去了，渡场还算平静，怎知有一天惊人的怪事突如其来，一个大秘密即将浮出水面……

第一章 水鬼的三个脚印

下水捞尸，听着怪惨人的，事实上确实如此。能把人溺死的江河，总有意想不到的危险，这注定了与捞尸人有关的水域都不会太平静。在我来到渡场的半年后，唐二爷人就没了，彻底地没了，捞遍了水库，愣是没找着尸体。

唐二爷是彝山渡场的老资格，越战时是舟桥部队的工兵，退役后就一直在渡场从事打捞工作。打捞经历最多的人也是唐二爷，除了捞尸体和犯罪证据，他还修过桥墩、炸过水底暗礁、清理江里的垃圾等。半年来，唐二爷教了我许多本领，带着我踩山走水，熟悉了渡场的环境，可谓是忘年交。

那天，有个老婆婆哭着跑进渡场，说是孙子在彝山水库淹死了，找我们去打捞尸体。彝山镇上有三座水库，彝山水库最老，早在1959年就竣工了，它的源头是彝江，是广西北部最大的一条江。从1996年水库管理处迁走后，那座水库就因年久失修，不适合下水了，虽然管理处留了一块“禁止下水”的牌子，但每年都有人下水，然后平白无故就淹死了。

四月还没过，天上铅云卷卷，春雨淅沥，彝山镇上仿佛披了一身白毛。这种鬼天气对下水不利，普通人不说，打捞员都不敢挑这时候去彝山水库游泳。但偏偏有人那么做，不是自杀，就是被鬼拖去的。唐二爷想缓一下，可老婆婆哭天喊地，尸体泡在水里太久也不吉利，渡场就马上安排人去水库打捞尸体。

下午时，我们赶了几里山路，到达水库时，那里水烟弥漫，如果戴眼镜，镜片也会蒙上一层雾。我有点担心，可唐二爷什么都没说，穿戴好潜水设备就下水了。我在岸上牵着安全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也许是受了这气氛的干扰。在这之中，唐二爷上来换过一次气，等他又下水了半小时，系在他身上的安全绳就剧烈抖动，我本以为是水流湍急，可最后安全绳竟然断开了。

安全绳的韧性很好，在大浪中都冲不断，下水前，我们按惯例也检查过了，绝对不可能有质量问题，或有人做了手脚。等我把轻飘飘的安全绳拖回岸上，大家凑上来一看，断截面磨损得很严重，谁都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眼看唐二爷出状况了，我连潜水衣和氧气瓶都没碰，人就跳进水里了。

结果跟大家想的一样，什么都没捞起来，后来死者家属要求水库开闸，我们看见天要黑了，便同意了这事。在这里，我要解释，为什么之前关闭了水库的水闸。这是因为水库如果开闸了，势必加快水流，涵洞附近会有漩涡，对打捞人员来说，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奇怪的是，水库开闸后，之前要打捞的尸体很快从涵洞泄出来，唐二爷的尸体却一直不见踪影。

过了一天，渡场的人一起捞了两遍，依旧无果，眼看天又要黑了，大家才被渡场的胡队长催着离开。胡队长叫胡嘉桁，同样是彝山渡场的老资格，在舟桥部队里混过，我们叫他胡队长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胡队长和唐二爷处不来，还闹过一架，听说在我来彝山渡场之前，胡队长曾被唐二爷打至小腿骨折了，所以胡队长走路都有点瘸，也永远不能下水打捞了。

我回到渡场洗了个澡，便忍不住走去唐二爷的房间，想看看他是不是忽然回来了，也许他开了个玩笑，偷偷弄断绳子，游到我们视线外的岸上了。不想当我走到唐二爷房门的时候，整个人就呆住了。

唐二爷的房门竟然被打开了，没有撬锁的痕迹，地上还有一排湿漉漉的脚印，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我心中一惊，侥幸地想，唐二爷这浑蛋果然蒙人，他没死呢。接着，我推开虚掩的门，想骂唐二爷玩笑开过头了，这时却见房间里空无一人，沾水的脚印到了房间里就没了，只有进来的，没有出去的。

“不会吧？”我呢喃自语，脑子禁不住地想起闹鬼的事，可唐二爷才走了一天，他这么快就回来了吗？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木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上锁的衣柜，要躲起来吓唬人肯定办不到。我正迟疑，低头想再看一眼湿脚印，眉头就皱得更紧了。先前，我误以为唐二爷没死，只是开玩笑，没有察觉到走进房间里的脚印排列得很诡异。那脚印一排是两个，下一排是一个，再下一排又是两个……如此反复着，最后的那排脚印上，那个人似乎停下来了，脚印一排有三个。

人有三只脚吗？这不会是水鬼的脚印吧？

一阵寒意袭过身体，我没有颤抖，可忍不住地想，世界上真有鬼吗？可惜的是，脚印很快就干了，我要去找别人来看一眼都赶不及。就算这是骗人的把戏，谁会这么做？脚印为什么只有走进来的，没有出去的？

其他人还在洗澡，或者整理东西，我没去打搅，把门带上了，便

独自走到渡场外面，回头看向这座古老的建筑。彝山渡场是一座依山面江的老院子，院外种满樟树，四面围墙上攀着一层厚厚的爬山虎，与镇上的彝山师院只隔了一片樟树林。以前，很多大学生情侣在夜里喜欢来樟树林约会，后来彝江淹死人的事愈演愈烈，水鬼传说也传得凶了，渡场这边才算清静下来。

渡场和师院都在彝江边上，20世纪80年代前，渡场外面还有一座码头，后来改迁去别处了。师院的大学生很喜欢来渡场外面的江面游泳解暑，一是这边水清，二是打捞员都住在渡场里面，他们大喊救命的话，很快就能被救上岸。

我正看得发呆，一个人就走出来，问我：“黄丁意？黄老弟？你在外面？”

黄丁意是我的名字，听到有人叫，我赶忙走进去，扶着那个要跨出门的男人，说：“老贾，你怎么出来了？”

老贾是一个瞎子，大家都叫他贾瞎子，前几年因为打捞出了意外，差点死了。后来，人抢救回来了，眼睛却瞎了。渡场怎么说都有责任，只能把贾瞎子养在渡场里，好生地伺候着。说实在的，贾瞎子长得很精神，要不是两只眼睛看不见了，估计早就结婚生子去了。

“我听金乐乐说，唐二爷在水库出事了？我昨天等了一晚上，你们也没个人回来告诉我，真是急死人了。”贾瞎子边说边推开我，脾气犟着，从不让人搀扶。

我点了点头，默认了，然后心想金乐乐嘴真快，唐二爷就是没死都得给她咒死了。贾瞎子口中的金乐乐是渡场勤务，她老爸以前是打捞员，算是走关系进来的，可她并不乐意，天天板着脸，恨不得渡场马上关门大吉。

贾瞎子见我没回话，便问：“黄老弟，你们昨天没人回来过吗？”

我摇头否认，昨天大家都待在彝山水库那边，谁有空回来？再说，两地隔了数里，来回太耗时间了，我们出发前就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带齐了，没有人会回来偷懒的。贾瞎子听我斩钉截铁地否定，嘴上就嘀咕，好像是说昨晚有人走进渡场的老院里，尽管院子很大，但他夜里起来上厕所，听得一清二楚，那个人进来后就朝院子后面的小楼走去了，可一直没有离开的脚步声。

“有这回事？”我忙问，贾瞎子很快点头，表示肯定。

我走进渡场的老院，院中有两栋二层高的小楼，旁边两侧各有三排瓦房，大家都住在瓦房里。中间的楼房一栋是以前处理文件的办公楼，还有一栋因为年月久了，加上漏雨太多，变成了危房，早就没人住了。贾瞎子变瞎后，听觉敏锐了许多，他不会听错，要是不肯定，也不会告诉我了。可那栋楼不能住人，谁会走进去，却没有离开呢？

我一面送贾瞎子回瓦房宿舍，一面问他：“那刚才你听到有谁走去唐二爷的房间了吗？”

“怎么了？没听到啊！你们一起回来，动静太大了，我听不出来。”贾瞎子摆着头答道。

“没事了，你先回去休息，我还有点事。”

贾瞎子经历过水下生死，很明白那种心情，他没有多说什么，叹着气就自己摸回房间了。我想找人谈一谈怪脚印的事，大家比我来得早，肯定见过这种怪事。可大家都各忙各的，不知是冷漠还是不想谈唐二爷的事，我只好走向自己的房间。这时，我刚要走到门口，忽然就察觉背阴的那栋小楼有人走动。

我来不及叫上其他人，当场就追过去，心里还想，那楼是危房，谁在那里装神弄鬼。现在春雨绵绵，楼里的墙壁都发霉了，远远的就

觉得楼要倒塌了。等我跑近了，那个人却不见了，不知是跑上楼了，还是溜向后面，翻墙逃到了院外的樟树林中。我没看见那个人的模样，可那个人不敢和我碰面，肯定心里有鬼，决不会是渡场的人，或许是小偷，但渡场那么穷，有什么好偷的，而且还是在这栋破旧的小楼里？

天渐渐黑了，我不由觉得渡场被阴气笼罩着，想要回到瓦房宿舍那边，和大家待在一起。哪知道，我刚转了个身，脚下就踢到一个东西，发出哐啷的金属滚动声。我低头一看，瞪大了双眼，捧起了地上的东西，那是一个打捞员用的氧气瓶，已经被拆下来了。渡场的设备到处乱放，这已经不稀奇了，我以为这是谁丢掉的，可凑近一看，整个人就吓了一跳。

氧气瓶身上有编号，每一个都不同，用来记录使用的情况。在水前，氧气瓶是我递给唐二爷的，他用的编号是“7106”，这正与我手上的氧气瓶编号一致。我愣在原地，惊讶地想，刚才在小楼里的人是不是唐二爷，他在玩什么把戏？

怎料，这时我就听见金乐乐在院子前面大声喊。

“胡队长，有人打电话来说，有人在水库发现了唐二爷的尸体。”

清静的渡场炸开了锅，本来要睡下的其他人都打开门出来，问金乐乐的消息是否确认过了。金乐乐只是传话筒，没有亲自去水库瞧上一眼，自然不敢肯定。可这事开不得玩笑，金乐乐认为既然有人这么说了，那就是真的。

我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便悄悄地从背阴的小楼走出来，手里拿着氧气瓶，不知道怎么开口。不是我不想说，而是这事太荒唐了，若不是我亲眼看见，恐怕都以为谁在捉弄我。除了氧气瓶，还有

那对古怪的脚印，没有一样是正常人能办到的。倘若唐二爷死了，谁会把他的氧气瓶落在背阴的小楼里，这到底有什么用意？

包括我和唐二爷在内，原本住在彝山渡场的有七个人，另外五个人看见我来了，便问我手里拿着什么。我看了看大家，仍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怀疑地扫了他们一眼。我不相信有鬼，这一切看似有鬼，肯定是有人故布疑阵，可又找不到合情的理由。唐二爷只和胡队长闹过别扭，和其他人关系都很好，不可能严重到要密谋杀人的地步。

其中一个打捞员被我的眼神弄得不舒服了，恼问：“黄丁意？看什么看？见鬼了？”

这话刺痛了我的神经，回过神了，便答：“岳鸣飞，昨天你也在现场，你记得唐二爷氧气瓶上的编号吗？”

现在，渡场一共有三个打捞员，除了我和唐二爷，还有一个就是岳鸣飞了。这个人以前在市级的游泳比赛拿过冠军，本来前途光明，可退役后什么官职都没捞到，三年前就沦落到渡场来讨生活了。岳鸣飞仗着他的过去很辉煌，老是看不起渡场的其他人，说话总是没大没小，就连胡队长都拿他没辙。

这时，岳鸣飞瞥了一眼，脸色陡变，奇道：“这瓶子不是应该在水库底下吗？你怎么……”

“我在后面的小楼捡到的。”我实话实说。

“你去那楼里做什么？”贾瞎子从瓦房宿舍里摸出来，敏感地问。

“我刚才看见有人……”

我话没说完，一个中年女人从另一面的瓦房走过来，跨过了从不修剪的草地。那女人叫韩嫂，是渡场的火工，专门给大家烧饭的。以前韩嫂的老公是彝山渡场的场长，后来在打捞中出意外死掉了，她

就以家属的名义留下在渡场里做火工。韩嫂老公死了，也没孩子，算是最苦命的一个人。不过，韩嫂倒不觉得自己可怜，她为人开朗和善，因此大家平日里对她都很客气，哪怕是岳鸣飞也不会朝她大吼大叫。

韩嫂一过来就大声道：“你们要吃饭了吗？晚饭都做好了！”

“现在没空，韩嫂，你帮我们留着。”胡队长大声喝了一句，便催我们快去水库看情况，别纠结这种怪事。

我点了点头，心想凡事有先后之分，当务之急是找到唐二爷，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身为打捞员，自己沉入水底没被捞上来，那肯定死不瞑目。我拎上宿舍里的一个包，马上就跟着岳鸣飞先跑出去，留下胡队长慢慢地跟来。临行前，我把氧气瓶交给韩嫂，叫她好生保管，可别靠近火源。

在跑去水库的路上，我一边跑，心里一边数：住在渡场的人有七个，我、金乐乐、唐二爷、岳鸣飞、贾瞎子、胡队长，还有韩嫂。除了我和唐二爷，其他五个人刚才都在现场，金乐乐大曝消息后，大家很快就集中过来了，若他们谁躲在小楼里搞小动作，他决不可能那么快现身。

如果不是鬼，也不是自己人，那会不会是渡场外面的人？

离渡场最近的是彝山师院，那边的学生以前常溜过来，可学生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很快就排除了这个想法，靠江的这一带倒是有一些渔民，他们和渡场有过矛盾，若心怀憎恨，要吓唬人倒不是不可能的。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虽然不全对，但也不假。很多山村常有灭门、肢解、绑架的事，只不过没人曝光，有些事都在山村里自己解决罢了。

记得唐二爷跟我提过，20世纪90年代末渡场去捞尸与渔民打过

一架，原因就是渡场是国家的，不能收死者家属的打捞费，而渔民可以收。有些渔民兼职打捞尸体，他们认为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有一次就在彝江上打起来，镇上的人都看见了。要不是有警察鸣枪，那场争斗肯定愈演愈烈，根本不可收拾。

林密路窄，正当我发现靠近水库了，岳鸣飞就厌恶地骂了一句“好臭”，同时打断了我的思路。几里的山路不比公路好跑，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等赶到时，一个渔民正在水库边上捏着鼻子，朝水面上不停地张望。那个渔民叫张大户，正是和渡场打过架的人，我来到渡场这半年，见过他几次，每次他都没给我们好脸色。

这一次，张大户见到我们，不再摆着个臭脸，反而同情地道：“你们快点看，那个人是不是唐二爷？”

我放眼望去，平静的青色水面上漂着一具身着灰色衣裤的尸体，可尸体的脸朝着水下，一时看不清楚。岳鸣飞瞧了一眼，马上就肯定那不是唐二爷，原因就是死尸穿的不是潜水衣，这跟咱们渡场的穿着完全不一样。再说了，唐二爷才死了一天不到，尸体不会那么快产生气体而浮出水面，这肯定是死了好多天的人。

“其他人？”我纳闷儿地道，“没听说谁落水了，更没听说镇上有失踪。”

“那就是谋杀，有人想毁尸灭迹，结果还是被发现了。”张大户很激动，这可是他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一样。

“我们不都说了，镇上没听说有人失踪，谋杀你个鬼！”岳鸣飞瞪了一眼，然后望向来时的路，胡队长正喘气地追来。

这一次，我们谁都不敢确认这次打捞是不是民事打捞，如果变成刑事打捞，那就由不得渡场做主了，没准儿打捞员会破坏尸体上的犯罪证据。可话说回来，很多地方都没有专业的打捞员，有的警察

自己都不会水，他们恨不得由渡场插手，懒得蹚那趟浑水，警察不是万能的。

过了一会儿，胡队长跑到水库的坝上，当发现死者不是唐二爷，他好像显得很慌张，连说话都颤抖不已。胡队长腿脚不灵活了，可他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跑几里山路难不倒他，我和岳鸣飞看了看就都想，胡队长今天是怎么了，不是累的，难道是吓的？

缓了一会儿，胡队长见到尸体漂离岸边十几米了，于是就叫我们去水库边上砍两根竹子，伸到水面上把尸体划过来。我不怎么想下水，这种尸体泡在水里太久了，浮上来的一般都带臭味了，用竹子捞尸正合我意。张大户在旁边围观着，一听我们要去砍竹子，他就热心地拿出他的电鱼竿，伸出去刚好够着了那具浮尸。

“你小心点，别把人家戳漏气了，不然又要沉下去。”岳鸣飞紧张地说，也很好奇张大户今天怎么这么热心。

“有这说法？”张大户狐疑地道。

“别听他胡扯，快把尸体弄到岸边，不然又漂远了。”我催道。

几经折腾，傍晚的时候，尸体才靠岸，这时边上的水已经被搅得浑浊动荡了。春天的夕阳不那么红，一准备落山就像电压不足的灯泡，在灰云中只能发出惨淡的光亮。尸体在微弱霞光的映照下，似乎爬满了五颜六色的蚂蚁，叫人一看就起鸡皮疙瘩。除了我，大家都能适应，只有我闻不了那股恶臭，似乎那气息不止从鼻子钻进身体，连皮肤都能渗入。

胡队长先下去，当走到了水边，他就戴着黑胶手套，准备要把尸体翻过来。张大户年纪大了，有点迷信，不敢看正面朝上的尸体，传说这种尸体吃人很厉害，水鬼都是由它们变化而来的。我没捞过尸体，一样有点受不了，不过为了确认浮尸不是唐二爷，马上就跟着岳

鸣飞走到了水边。

“肯定不是唐二爷，你小子不用紧张。我们都捞过水库两遍了，不会漏掉的，也许唐二爷被水龙王带走了。”岳鸣飞半开玩笑地用肘击了我一下，让我别老挂着副死人脸。

“慢点。”我哪有心思理会，只叫胡队长慢点翻尸体，别滑进水里。

“你们别挡光。”胡队长戴好黑胶手套，回头就说了一句。

我和岳鸣飞退了两步，心里等不及了，恨不得自己去翻尸体。张大户与我们背对背，不停地问，死者到底是谁，认不认识。我比张大户还要好奇，哪想胡队长把被泡肿的尸体翻过来后，我们都愣了好一下。那尸体尽管扭曲了，五官变化很大，但从他穿的衣服很容易认出身份。

胡队长的反应最大，一看见死尸的正脸，他就弹开了，还撞到了站在后面的我。我扶稳了胡队长，他却还没冷静下来，反而连连地道：“这不可能！怎么会是他！”

死尸穿的衣服是舟桥部队的工兵服，我在渡场办公室的墙上见过那群工兵的合影。可惜，我认得那身衣服，却不认得那个人，看到胡队长那么激动，下意识地就想，是不是见鬼了。我刚来彝山渡场那阵子，他们经常跟我讲鬼故事，说彝江多么不太平，年年淹死人，一度吓得我夜里不敢出门。

岳鸣飞瞧了瞧，同样没认出来，他朝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问我认识吗？我来渡场的时间短，认识的人不多，只好耸了耸肩。张大户听到那么大的动静，忍不住斜过身子，回头偷看了一眼，没想到他竟然认识那人，并跟胡队长一样，不停地嘀咕是不是见鬼了。

接着，胡队长收住惊恐的神情，站起来后，他就说这个人叫洪